

站在立法大會樓前面

■ 劉以鬯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香港文學》(1985-2000) 總編輯。著有長篇《酒徒》、《對倒》、《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微型小說集《打錯了》等十數種。二〇〇一年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你是誰？

扈臣。

英國人？

不錯，我是英國人，原名 Thomas Jackson, Bart。

為甚麼站在這裏？我曾經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出任過總司理。

總司理是很高的職位？

匯豐銀行曾經發行過一種面值伍佰元的紙幣，印有我的半生像。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你要有收藏紙幣的朋友，也許可以從他那裏見到這種鈔票。

既然這樣，你為甚麼老是面對立法會大樓，不面對匯豐銀行？

以前，香港匯豐銀行總廈比旁邊的舊中國銀行高，現在中銀大廈比匯豐總廈高得多。

你是銀行家，怎會對立法會發生濃厚興趣？

我喜歡站在立法大樓前面因為我喜歡從舊事中尋回喜悅和自豪。你不妨到立法會大會公眾入口去看那塊大石。

石塊有甚麼好看？

那是這座大樓的基石，由 Henry Arthur Black 爵士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奠的。這座大樓，築於一八九九年，是維多利亞港的法院大樓。

追念過去的事未必能夠得到快樂。

懷舊可以增強自信。

香港回歸已五年，一切都沒有變；皇后道依舊是皇后道、英皇道依舊是英皇道、維多利亞港依舊是維多利亞港。前邊有一塊牌匾還清楚記錄香港總督尤德爵士於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在這裏舉行立法局揭幕儀式。

正因為這樣，我喜歡站在立法會大樓前面回憶舊事。你當然不會不知前邊那條扈臣道就是拿我的名字作為路名的。

嗯，扈臣道依舊是扈臣道。

許多人都喜歡到廣場來。地鐵站前面有成團聚塊的菲律賓人擠擠插插坐在地上吃東西、聊天或玩紙牌。水池旁有美國遊客在拍照留念。涼亭裏有印度人在吃咖喱。田圃有印尼婦在大聲打手提電話。通道上有三五成群的歐籍人在閒談。巴士站有尼泊爾人在等車。五年過去了，香港的變化不大，要不然，我也不會站在皇后像廣場上面對立法會大樓。

你不提，我差點把這件事忘了。

甚麼？

皇后像廣場。

怎麼樣？

皇后像廣場怎會沒有皇后像？

以前，維多利亞女王在這裏坐過。

現在呢？

一九五五年，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建成後，維多利亞女王離開這裏，走去坐在維園入口。

你為甚麼不走？

香港是東西文化的中間站，充滿活力、魅力。我不會走的。我喜歡坐在這裏面對立法會大樓。你看！

看甚麼？

大樓頂部的希臘女神泰美思，蒙着雙眼，手持天平，是正義與法律的象徵。我認為法治與公正的重要性必須受到重視，所以不願離開沒有皇后像的皇后像廣場。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一日